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

三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三

韓子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
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
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
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
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
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史記云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

以為增至於龍吾不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

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
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
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朽者王承福傳西山云韓文當以此為第一今用其抹本

朽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
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
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
年有官勳奔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鐮衣食餘三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



庶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朽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鏹以嬉夫鏹一字易能二字可力焉三字又誠有功四字取其直雖勞無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

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

擇其易為應前而無媿者取焉自此至末或一

一轉雍容俯仰數詠滄液似此體噫吾操鏹以

入於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

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

矣問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

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

非所謂食焉怠其事應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

以智而不足應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

非多行可愧應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

富難守 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
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
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
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
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
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
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
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
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
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
心以畜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
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
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
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
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
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
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

不奇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
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
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蘄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
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
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
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
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

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
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
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
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
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譽之則心以爲憂以其猶
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
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

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
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終前三代之志氣水也言浮
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
如其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則時用
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
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
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
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
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
為言之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趙南塘云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得其平非
必有所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
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謠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

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也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
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
人聲之精者爲言六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
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
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
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
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
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荒唐之辭
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
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之
聃申不害韓非齊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
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
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
其聲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
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

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
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
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
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
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
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
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
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擇
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文暢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間其名則是校其行則
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間其名
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
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文
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
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爲之請作詩解其裝得所叙詩累
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
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攫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

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世不
於是乎言。

平淮西碑 西山抹本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
年，敬戒不怠。全付所履四海九州，罔有內外
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
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
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厯備
去，稂莠不孳。相臣將臣，文恬武熙，習熟見聞，以
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應前，今傳次在予。

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
率職此下只六句。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

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
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此見用兵於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
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
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
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

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半不可破皇帝曰惟天
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
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
是河東魏博汴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
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
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
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
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
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
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曰守謙汝出入
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三舉度名見此
役倚重者度
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汝
生祭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
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
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
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
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

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勣入其西得賊將輒
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華帥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勣用所得賊
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
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
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
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
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勣爲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郾坊丹
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
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揔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
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
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
玄宗崇極而北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
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
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挾

百隸忘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泣
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
六州降從維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譴欲事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
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分攻五萬
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洄曲軍士蠢蠢
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
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

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
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
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
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

起左殄右弼

蔡人至此始知為生民之樂

為之擇

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

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
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
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此數語真足風動諸鎮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
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
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主意全在此四句其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
明堂坐以治之

柳子厚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欵其門願傭隙
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斲之
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
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
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
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得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
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
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辭怒而退之
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
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
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
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
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
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
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
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
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
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
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
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
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

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
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
與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
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
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
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
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
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
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
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
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
人之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負尋引之短
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
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
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
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
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

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
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
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
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
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
氏清其名

杜牧之守論

三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能誅西東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人天下何如哉干戈朽缺鉞鈍含弘混貸煦
育造孽而以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
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
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
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州幾所而自河以
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斷
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
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
以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皆

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徭強之徒
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
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養虎狼而不拂其
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何必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
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
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
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
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
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

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
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
及畔岸遂有滯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
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瀕軒
蓋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
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
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
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

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
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
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亦戒
之哉

東澗先生妙絕今古文選卷之三

